

別了，時尚界的老佛爺

鍾林芝

**文化
經緯**
元宵佳節的夜晚，酒過三巡之時，偶然地打開朋友圈，赫然發現除了湯圓，有一半的內容都是關於他離去的消息——Karl Lagerfeld（卡爾·拉格斐），世界頂級的時裝設計師，他所代表的一個時裝時代，就這麼驟然地謝幕了。於是乎，不管是或不是時尚圈的人，大家都從自己的人生中抽出時間來緬懷他的一切。

乍一眼看見這新聞時，我腦海裏不知為何跳出了巴頓將軍的名言：「一個軍人最好的歸宿，就是在最後一場戰鬥中，被最後一顆子彈打死。」我知道，這是對自己事業有極限追求的人才會說的話，而Karl Lagerfeld幾乎就做到了。

我想，在我們這些普通大眾的眼裏，Karl Lagerfeld一直是老當益壯的模樣，經典的白髮黑墨鏡形象，時尚圈中雷打不動的崇高地位，讓即便不知道他的真名究竟是什麼的民衆也記住了人們對他的尊稱——「老佛爺」。自一九八三年起，Karl Lagerfeld就擔任了Chanel（香奈兒）的設計總監，一九八四年創立自己的同名品牌，此外還一直兼任Fendi（芬迪）的設計總監。要知道，同時打理三個品牌的工作量絕對不是常人可以想像的，而Karl不但可以做到，甚至還翻倍地在做，絲毫不會敷衍，數十年來一直都保有新鮮的創意。據稱Karl每天平均工作超過十六小時。直到今年的一月份，Karl Lagerfeld才頭一次缺席Chanel的高定秀，三十六年來，他從未這樣過，不免引起外界的種種猜疑。

果不其然，八十五歲的他果真一離開就是永別。
「老佛爺」這個名號真不是白叫的，即便是秀場以外的Karl Lagerfeld也把自己活成了一個時代的模樣。他以酒店為家，像是永遠的流浪者。他的每一次出席都打扮得嚴絲合縫般精細。他曾一度暴肥，但也能在六十幾歲的高齡時用

誰摘去蝴蝶的食糧？

黃秀蓮

如是我見
年初四路過灣仔紅磚教堂，那兒附近有酒店，酒店外有兩大盆橘子。這品種的橘子，比人還要高，橘子碩大，橘紅葉翠，一片豐茂，寓意吉祥，加上枝葉修剪整齊，呈圓柱狀，在視覺上富於飽滿圓潤的美感。過年之時，當然是理想的盆栽擺設。然而，可驚者是枝頭上竟然有多處凹陷，那情形，肯定不是橘子熟透而辭枝自落，卻是遭人摘去了。留下了痕跡，如傷口，如罪證，裸露人前。好好的果樹，本來象徵喜氣吉慶，如今大煞風景，真讓人跌足長嘆。

若是橘子香甜多汁，路人經過，摘了去吃，此舉固然缺乏公德，但是動機尚能理解。可是這種橘子，一看就知不可食用，摘了何用？雖知道：摘橘子也要費點力氣和時間，又得東張西望，見沒有守衛，

今年的立春跟大年三十同期而至，以致於剛賞玩花燈過完元宵節，都還沒出正月，便有一陣陣春潮微雨襲來。在我的記憶裏，春天是個獨特的季節，因為家鄉勤勞的主婦們會利用各種鮮嫩的野菜，製作可口的美食，這些食物具有很強的季節性和地域性，是山鄉裏的山珍野味，有的往往過一周就沒了，所以在春天的美食顯得格外珍貴。這些食物曾豐富了我和很多同齡人童年鮮活的味覺記憶，而如今，那些菜已經變成我與故鄉、祖輩絲絲不斷的一種情結。

於是，我把這類美食，稱為春食。我記憶裏的春食菜式有很多，但還叫得出名字倒真是不多了，槐花餅和蒿子飯，算是記憶最深刻的。

說起來，自從爺爺奶奶去世之後，我已

毅力瘦身成功，為的只是穿進他認為時尚的衣褲。「I don't do fashion, I am fashion」——他狂妄得讓人覺得理所應當。

時尚圈不缺有才華的人，缺的只是才華橫溢。當我們談論橫溢之時，Lagerfeld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絕對稱得上是不可忽視的標杆。他的名字會出現在任何「時尚」需要他的地方。

我想，關於他的離世，即便有悲痛也只是暫時，因為這個人，我們從未想過他需要死亡。有些人走着走着便成為了永恆，這何嘗不是一種被稱為死了的生？

去年秋季冬季的時尚周結束之後，與三兩好友聚在一起探討着時尚圈的更迭時，我們還在興致勃勃地探討着Lagerfeld的好惡，探討着Lagerfeld的繼承人，如今一切塵埃落定，恍惚間真有種時光流逝之感。

緬懷過後，人生的一切還要繼續，時尚的步伐依舊不歇，無論是哪個行業的人，如果熱愛，就請不要放棄自己曾經擁有的夢想，我們或許無法如Lagerfeld這般成功的經歷，但是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價值，屬於自己的永恆。

時尚從不遙遠，夢想就在腳下，Karl Lagerfeld的時尚也只不過是在輕描淡寫地做着真實的他自己而已。如今，這位時尚界的「老佛爺」走了，我想，大約也只是因為上帝想穿新衣了，所以將他帶走了吧。



▲被譽為時尚界「老佛爺」的Karl Lagerfeld日前在法逝世
作者供圖

故鄉情結在春食

潘 越

才敢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下手，更要承擔萬一遭人發覺，遭閉路電視錄影的風險。在此環境下動手，就得倉促把橘子摘下，並非連莖帶葉，形態毫不完整，沒什麼觀賞價值，也不能保存太久。那麼，既不能吃，亦無可賞，貪婪而無所得益，因何仍要摘取？殘缺的橘樹，見證摘橘者之醜陋愚昧。這現象反映了路人的公德心，令我納悶良久。

過了一兩天，讀報知道環保團體呼籲市民不要把橘樹扔掉，還留下網頁資料，鼓勵送給蝴蝶園。原來這些供人觀賞的年橘，為求外觀悅目，必定噴灑農藥，根本不能入口，可是蝴蝶可以此為食糧。因何蝴蝶不畏農藥呢？這個非我所能知，可能農場先把年橘擺放一段日子，待農藥完全揮發，才置於蝶園，任蝶兒採食。

若公衆對自然知識多一點，或會想起蝴蝶翩躚起舞，繽紛蝶影，輕盈舞步，則公德心也許會提升一點點，也許不會把好好的橘樹攀折。

經有十多年沒有吃過槐花餅了，那段記憶也漸漸模糊，但是剝離開這些年的過往，還能依稀記得些點滴。那時候每年春天回老家，會看到田埂邊、荷塘邊都是盛開的槐花。槐花是一串串的，有清香的氣味，引來很多蜜蜂採蜜，小孩子們會摘下槐花吃掉中間細細的一根，有很甜的味道，現在想來便是花蜜了。

那時，奶奶總會踏着小腳去摘槐樹上垂下來的花串，回家放在水中清洗乾淨，加入雞蛋和麵粉以及一些鹽巴，均勻攪拌，在碩大的柴火灶鍋裏煎成一個一個金黃的槐花餅，往往剛出鍋我就迫不及待地塞進嘴裏，滾燙又美味的口感，說實話現在已經忘記了具體的味道，只記得有點酸甜酸甜的口感，曾經拚命想要記起，卻是一場徒勞。

說起來，自從爺爺奶奶去世之後，我已

鄉愁的胎記

任林舉

一年一度的「年夜飯」，家人齊聚，菜餚滿桌，我卻舉箸踟躕，滿懷憂傷地想起從前。

從前，我能判斷出哪道菜是自己喜歡的；有誰或什麼還牽動我內心的思念……從前啊，一切都是那麼節奏清晰，溫文爾雅，意味深長！

從農曆臘月三十這一天的第一縷曙光出現，真正的年就已經開始了。家裏的男主人要趁天色晴好抓緊時間打點祭品，在正午來臨之前趕到郊外祖墳上去掃墓；女主人簡單收拾完早餐後，開始煮肉、切酸菜、蒸饅頭……準備一年中最豐盛的一頓「年夜飯」；老人和孩子們則忙於裏出外進地貼對聯兒、掛燈籠，營造喜慶、祥和的氣氛。

為等待一位不請自來的重要客人，孩子們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如今他就要登門，孩子們的情緒顯得有一些躁動。他們把一整掛的鞭炮拆散，揣在口袋裏，遊走在村街之上，一會兒燃放一個，消遣等待的時光。村莊的上空就不斷地迴盪起一聲聲脆響。這聲音一直零零星星地持續到午夜，東一聲，西一聲，像斷續的對話，又像有意或無意的招呼，提醒躲在房屋裏守歲的人們，這個村莊和這村莊裏的人一直都在醒着。

終於，新一年的鐘聲響起，那神秘的客人來過，又轉身離去。短暫的錯愕之後，人們紛紛燃起篝火，把所有的鞭炮全部在一個時辰內燃放完畢。天空和大地之間，頓時一片沸騰，燭火通明，響聲大作，如驚天動地的歡呼，又如震動肺腑的道別。隨着那個虛幻的背影在夜色中遠去，似有似無的脚步聲漸息，村莊重歸寂靜。人們返身回到自己的房屋和内心，在有限的食物中找到可口的美味；在不多的言語中找到饒有興趣的話題。

從前的人們雖然生活不夠豐盈，但卻活得清醒、節制、有詩意。手中的錢雖不多，卻能買來簡單生活中必要的滿足、快樂、莊嚴和盼望。現在，人們錢多了起來，卻如騎上了一匹健碩又不聽馭使的駒馬，光天化日之下就迷失了方向，雖在前行，卻總顯得粗莽、暴烈、沒有節制，有時也跌跌撞撞。

新年的央視「春晚」持續將近四個小時，坐在沙發上側耳，卻只能聽清不超過四十句完整的話。其間，窗外接連不斷響起鞭炮聲，其聲巨大，震耳欲聾，如當街吹牛的醉漢，沒完沒了地咆哮、宣泄，直至凌晨兩點。心被攬擾，失去了原有的「節」和「律」，自然煩亂不寧，怪誰呢？怪就怪那些人手中花也花不盡的錢吧！

從前，人們心念純淨、欲求簡單，就像一條目標單一的狗，只盯住一隻兔子擋。

現在，欲求複雜起來，就如狗跑到中途，一隻兔子變成很多隻兔子，又朝不同方向奔跑。狗當然不知道該擋哪一個，猶豫間，兔子已無影無蹤，只落得個心目空空、恍若虛幻。

星光大道新韻

東 瑞

HK 人與事

新年已過，春意趨濃，優化後重新開放的星光大道遊客特別多，人頭湧湧。

如果不是新聞報道，也許不會特地趕來看新舊有什麼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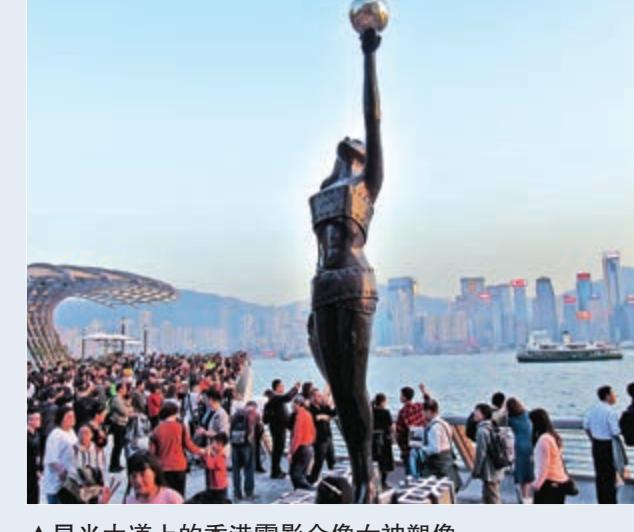
本來每天都要在紅磡海濱大道以散步當運動，來去數次。見過潮漲潮退，日出日落，心喜於這海濱大道，一邊是維多利亞港的海水，郵輪帆船穿梭不斷，港島風景如畫，一邊是花木裝飾點綴，綠化溫潤了炎夏和寒冬，鍛煉身體和欣賞海景可以兼顧，真是心曠神怡。

到星光大道去，需要從紅磡海濱花園這一段往尖沙咀方向走，先是拐一個彎上坡，很快進入尖沙咀海濱大道（也稱花園）路段，再下坡，一直走下去，就是列入香港十大最受歡迎景點之一的星光大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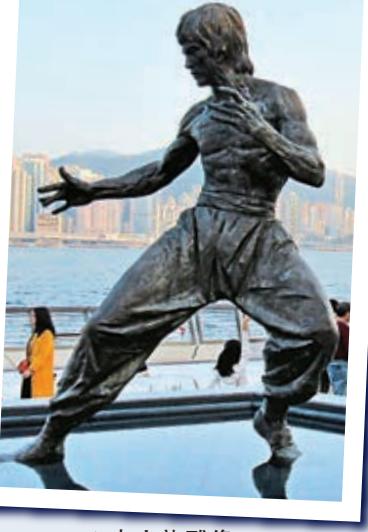
一月三十日新聞報道說星光大道二〇一五年開始關閉翻新優化，歷經三年，提早在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重新開放。我從紅磡碼頭出發，約半個多小時就到達閏別三年，煥然一新的星光大道了。

嘩！不得了呀。整條星光大道都是密密麻麻的遊客和本地人，時值下午四時半光景，人潮達到最高峰，感覺上與以往的氣氛有了大大的不同，到底有什麼不同呢？如果連細微之處都要如數家珍那樣說出來的話，恐怕需要這次的設計專家及其團隊才解答得清楚（美國園景建築事務所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我們一般人只能從粗略的感覺，說點觀感。過去那鑄嵌在地上的第一百零七位香港電影明星、電影成功人士的手掌印，已經搬到尖東站附近的星光花園，在那裏可以近距離欣賞巨星們的手掌印，不需要再像以往那樣辛苦地蹲下來觀看。

第一個不同感覺是星光大道走向了人性化，實在太值得讚美了。大概這也是蒐集了本港及海內外遊客的大量的、也是比較一致的意見吧。一條地點那麼好，集風景、拍照、消閒等多種優勢的海濱大道，如果沒有可以坐下來歇息的地方，在夏季驕陽酷熱下，試問誰人可以承受得了？必然會大大減少外地遊客和本地小市民散步的意欲。新的座椅設置，最簡單的是兩支鋼腳支撐着一條窄窄的橫木坐板，其次一種是多了小靠背、扶手，兩座位、三座位並列的都有，最適合拍拖中的男女和老倆口；第三種也靠近欄杆，長形的平台式的群體座，有兩層；第四種是上面有傘形鋼板蓋、下面設置幾個座位的，座位之間還有小枱給你放食物飲料；第五種最



▲星光大道上的香港電影金像女神塑像



▲李小龍雕像

三個有一定距離的位置，避免了人流太過集中，無法拍攝留影。李小龍的雕像以前都用圍欄圈起，與觀眾「隔開」，如今去除了圍欄，站在一個有水流的石台上，許多觀眾喜歡模擬他的踢腿動作，在他的雕像前面拍照留念；「香港的女兒」梅艷芳的雕像也是站在有水流的石台上，據說象徵和隱喻着她的成名曲《似水流年》。至於麥兜像，增加了牠的豬手印，只是有點孤單，如果再增加陪伴，那就更好一些了。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從星光大道到星光花園，必須經過一個行人天橋，長者可以乘電梯或電扶梯上來，一上來就有個有蓋的觀景台，設計得很不錯，可以無遮無攔地觀景拍照，不但整個星光大道盡收眼底，對岸的港島風景，包括會展中心一帶的建築物，也都非常清晰，這時如果有遊港風帆在海面上經過，一幅典型的香港風情畫就定格在你的鏡頭方框內，甚有意義。有空的話，可以走過天橋，到星光花園欣賞那些電影藝人、有獻藝人士的手掌印和簽名式。如今一個個豎立着，不再嵌在地上了。幾個與電影有關的攝影師雕像也移到此花園了。

由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投資、開放於二〇〇四年的星光大道，迄今已經十四年，也在那一年移交給香港特區政府。為了表彰香港電影從業員對香港和國際電影的貢獻而興建的景點，如今也已成為香港一個重要的旅遊熱門點，我們有理由相信，經過了這樣大動作的優化和翻新，其客源一定會增加不少，突破原來的每年遊客量紀錄。

故鄉情結在春食

潘 越

長大之後，關於故鄉的味道同故鄉的風景一樣漸漸在腦海中變淡遠去，如今回鄉，常常連槐花樹都難看到了，更別提槐花餅了。

如果說槐花餅是久遠的祖輩的記憶味道，那麼接下來的這種，便是有幸近年來也能保留和回味的味道。

蒿子飯是湖南、湖北地區很多鄉村都會製作的一道半主食半菜的佳餚，也是只有在清明時才能吃到的季節菜。每年春天媽媽會到固定的田邊或者山坡邊去尋找食材，要選取野生蒿最嫩的葉尖兒，掐斷洗淨，不需要配合其他的調味料，因而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野菜的原汁原味。用玉米麵、肥瘦相間的臘肉丁、大米等食材按照相應比例混合後，裝入蒸飯的木桶中。等待的過程中整個廚房會

慢慢充滿一種迷人的味道，讓我不斷去看好了沒有。即使成年之後也有孩童時候那種在母親做飯時候等不及去揭蓋的情緒和場景。

剛剛出鍋的蒿子飯，在熱氣騰騰的視覺感官下，將野生蒿夾雜着微苦的清香和煙熏臘肉肥而不膩的鹹鮮融合得恰到好處，有時候甚至不需要再額外加入食鹽。吃蒿子飯不需要配合其他的菜，因為它既是主食，也是下饭菜，入口時玉米麵的香甜和大米的軟糯，讓人不禁想起山坡上片片野花和飛翔的野鳥，這是一幅美妙的田園詩畫。

「昨夜春風吹院落，正宜春食上春盤。」這是在他人文中看到一句描述，覺得微妙。也會讀過一些名家的美食文章，很多往往與故土、祖輩的食物相關。林語堂說過

這樣的話：「人世間如果有任何事值得我們鄭重其事的，不是宗教，也不是學問，而是吃。」汪曾祺的高郵鹹鴨蛋，梁實秋的《雅舍談吃》，周作人的《知堂談吃》，這些名家筆下的食物，往往也是日常生活中的食物，不管是南派北派，這些文章都散發出或濃或淡的思鄉之情，以及對祖輩勤勞智慧和他們在並不安定的年代和不富裕的日子裏，依然飽含對生活熱愛的讚美和欽佩。

我想，這大概是對春食有獨特感情的原因吧。生活越來越好，我們從孩童變成大人，故鄉的原風景在慢慢褪色，餐桌和頭腦也愈來愈豐富，而自然變換，季節流轉似乎幾千年來一直沒有太大變化。春食雖已不再是餐桌的常客，曾經做春食給我們吃的爺爺奶奶可能也年邁甚至離去，父母也逐漸不再年輕，我們不能常伴他們左右，但是他們對生活的尊重和對自然的敬畏，依然值得我們在每個春天到來的時候，合着一碟春食，慢慢品味和消化吧。

飲食 男女

今年的立春跟大年三十同期而至，以致於剛賞玩花燈過完元宵節，都還沒出正月，便有一陣陣春潮微雨襲來。在我的記憶裏，春天是個獨特的季節，因為家鄉勤勞的主婦們會利用各種鮮嫩的野菜，製作可口的美食，這些食物具有很強的季節性和地域性，是山鄉裏的山珍野味，有的往往過一周就沒了，所以在春天的美食顯得格外珍貴。這些食物曾豐富了我和很多同齡人童年鮮活的味覺記憶，而如今，那些菜已經變成我與故鄉、祖輩絲絲不斷的一種情結。

於是，我把這類美食，稱為春食。我記憶裏的春食菜式有很多，但還叫得出名字倒真是不多了，槐花餅和蒿子飯，算是記憶最深刻的。

說起來，自從爺爺奶奶去世之後，我已